

何以忌之也。曰。義經固無意於天下。而天下之勢不
得不係于義經焉。何也。義經討義仲。而護京師。任檢
非違使。聽昇殿。法皇與義經君臣之交方堅。朝廷之
重皆倚賴之。而賴朝乃欲乘朝綱之衰。而脅制之者
也。故坐鎮鎌倉。未嘗馳一馬西向。彷徨觀望。見釁而
動。義仲逐平氏。而與法皇生隙。則聲背上之罪。討之。
義經討義仲。殲平氏。而自驕。則又聲背兄之罪。討之。
然後訴所欲訴。請所欲請。天下之事。皆其所爲。而莫
之遏。義經而在。其偉功既暴天下。而戴廷親上之誠。
又與賴朝相反。向使法皇任而用之。朝廷處分。皆出

於其手。則賴朝詐譎之謀。脅制之術。無所由施。而守
護地頭。不得置六十六州。總追捕使。不得任。吾見賴
朝之竊據一隅。爲奧之藤原秀衡。越之城長茂。而終
耳。是賴朝之所逆。睹夙察。而陰爲之規畫也。故聞任
檢非違使。則怒。聞聽昇殿。則更怒。後不復遣西。見範
賴獨力不支。乃遣之。而其功僅成。即解其兵權。意皆
在忌其寵也。忌其寵者。恐其爲朝廷所倚也。不然。賴
朝之多智。何有于區區之諛。而雖有百景時。吾知其
無能爲也。昔者管公立朝。而藤氏之權不擅。今義經
在京。而賴朝之霸不成。故管公去。而朝廷之權歸于

藤氏義經亡。而天下爲賴朝之有。故知藤氏之所以逐菅公。則知賴朝之所以忌義經矣。

坂井虎山曰。義經勇武絕倫。而至智術計策。則不及賴朝遠矣。使之在京。豈能制其成霸乎。今乃擬以菅公與藤氏。恐非其倫焉。

北條時政

北條時政殺比企能員。又殺將軍賴家。已而殺畠山重忠。又謀廢將軍實朝。立源朝雅。事覺。放於伊豆。天下知其殺能員。殺重忠之。皆篡國柄。而不知廢實朝。立朝雅之。欲奪天下也。不知者曰。能員與賴家親近。

圖撓其權。重忠專心公室。而不肯黨私。皆不利于北條氏。則殺之宜也。至實朝與朝雅。則此孫也。彼婿也。其女之所生。與女之所配。其親疎亦有間矣。而今廢親立疎。用心迂謬。豈老悖顛倒。遂惑於後妻浸潤之譖而不悟耶。嗚呼。吾知其不然矣。蓋時政輔賴朝霸天下。非欲從賴朝而終也。欲借其威以圖私也。故陰謀狡計。給賴朝於社席之間。使其盡除同室骨肉。而獨已。是倚剪其手足而已。爲之心腹腎腸。將待其死。而爲所欲爲。於是賴朝已死。輒廢賴家。立實朝。無所敢憚。然自賴朝後。君臣之分一定。實朝雖幼。亦君也。

我欲以孫視之。彼不肯以祖仰我。且我既殺賴家矣。實朝自顧安。保不復遭賴家之禍耶。乃先制之謀。於是乎生。至此時。時政免誅之。不暇。而何有於祖孫。吾是以先廢之。而立無功無望之女婿。如異日立親王。威權在已。欲立則立。欲廢則廢。唯吾所為。而無敢違者。然後廢之。自起而代之。不難。故立朝雅者。特以其源氏故。姑置諸將軍之位。觀天下之變爾。非立之也。誠之也。不然。時政雖老悖。曷用此迂謬不情之事哉。故自吾視之。時政者老而益狡也。非悖也。是以後妻之勸立朝雅。口受而心不受。其謀雖妻妾不使知也。

然事輒泄。政子與義時奉實朝。而身為其所逐。則已之謀妻妾不知。而子女之謀。已亦不能知也。乃謂之老悖。可矣。

坂井虎山曰。凡老姦狡猾之人。其所為或有淺謬類兒戲者。蓋其計謀委曲之極。不覺至此耳。時政之事是已。所以已之謀妻妾不知。而子女之謀已亦不能知也。

大江廣元

大江廣元之罪。其他可容也。承久之役。廣元為關東謀主。而義時遇雷震。危懼不安。乃附會為說。使其斷

然決之。則執天子。幽上皇。千古未嘗有之變。於是乎成。而其罪始不容誅矣。故世之議廣元者。以爲微廣元。則義時之逆。未始至此。而即有之。亦遇天變。必且氣沮心喪。而事或中止。今廣元一言未決。之謀已決。而將沮且喪之氣亦大奮。是義時之舉。實廣元成之。而其罪在廣元。不在義時也。余謂不然。義時之英雄。豈待他人之指畫口授而後決事哉。蓋其廢源氏而奪幕府兵權者。一家相兼之謀。而固亦自知其有罪也。既有罪。則朝廷必不能無問罪之舉。一旦王師來征。將何以應之。於是必有應之之道。而後可以有爲。

故其聞三浦義村報曰。我知有此事久矣。是義時犯關之謀。已決於數十年之前。而萬不可易。豈雷雨一時之變。所能沮哉。然而義時於是遽疑且懼。必聞廣元之言而後定者。吾以爲是廣元之見用於義時而不自知也。廣元三朝遺老。練達世故。一言以爲可。則一府之士。皆無不可。今義時之謀雖決。而衆心未全決。適有天變。安知無禍變乘之乎。於是義時陽爲危懼之狀。使廣元分疏解釋。將士聞之。其心始定。是廣元定將勳之變。而分義時獨擅之罪。蓋義時之術也。然前此。賴朝初闢府。廣元建置守護地頭之策。故霸

成而朝權墜地。是亦廣元之見用於賴朝也。何者。賴朝身為武人。而朝章典故之細。廣元之所素諳。故此策也。出諸賴朝。則或不適其機宜。而出諸廣元。則必適焉。是亦賴朝之術。而廣元不自知也。嗚呼。廣元王室世臣也。苟為王室用。而有所能成。則可也。今降而為賴朝用。又降為義時用。不知乃祖匡房嘗教義家以兵法。使其終身不怨王室。是匡房之能用義家也。而廣元不能繼其志。尚且自稱曰孫耶。

畠山重忠

世之有所議於畠山重忠者。以其助北條時政而攻

比企氏也。蓋曰。累於妻黨。而弱公室耳。吾則謂。重忠唯欲張公室。故攻比企氏。縱使時政非妻黨。亦必助之。何也。人臣有為於國家。必無營利圖私于已而後可也。觀夫比企能員之謀時政。豈專為國家而不為私耶。彼見時政之專擅。曰。彼前日之外家也。我今日之外家也。前日之外家。專權於今日。而今日之外家。今日無權。又何用外家為。是其所以謀除之也。故能員此舉。託名於國家。而圖實於私。使某有成。亦一時政耳。然則重忠攻之。非攻忠國家之人也。攻他日之強臣也。其助時政者。非助妻黨也。助其除後患也。蓋

其初重忠之父與叔皆屬平氏。而重忠獨從賴朝。是其義所在。父叔且不顧。而曾謂累於妻黨耶。雖然。比企氏滅而後患則除矣。北條氏之權愈熾。而公室因以不振。是未必非重忠爲之也。曰。重忠既除。害于他日之比企氏。獨容害于今日之時政乎。但時政之老奸臣猾。深謀遠慮。不可以朝攻而暮拔之。故重忠之不急于圖時政者。欲徐起而全獲也。而時政之殺重忠。亦由有所忌矣。非必以繼妻之讒故也。時政爲重忠之外舅。知其志氣節概已素。今見其助我而攻比企氏。曰。是非助我也。特爲公室計耳。苟爲公室。必復

小竹曰。奏合爲結。渾然無痕妙。

以此企氏視我矣。時政以此忌之。是所以致繼妻之讒也。不然。婦女閨閣之私。安能欺智數絕人之時政哉。今時政從婦言而不疑。是可以見重忠之志矣。而尚謂其累於妻黨。非獨不知重忠。併不知時政者也。

和田義盛

奪源氏之霸者。北條氏也。破北條氏之膽者。和田義盛也。義盛之前。比企能員有滅北條氏之志。而無輔公室之忠。畠山重忠有輔公室之忠。而事未發。輒爲北條氏所陷。至其後。力能揭北條氏之罪而討之者。獨義盛爾。義盛宗族強大。子弟皆傑。驚勇闖。一麾而

起。府門不守。義時奔走。免死之。不暇。是亦足以破其
膽矣。而義盛之志則可知也。曰。請赦胤長。而義時面
縛過前也。曰。賜胤長第。而義時奪之也。於是。不勝忿
忿之心。決志一戰。思以報之。則固非若重忠之專心
公室而不從也。亦非若能員之挾外戚而謀代之也。
唯無能員之志。故吾有取於義盛。又無重忠之忠。故
吾有惜於義盛。設使義盛有重忠之忠。則怨可報也。
公室可張也。一舉而公私兩得。願不可乎。吾嘗謂。實
朝未必如此之愚弱也。世以其好和歌踈武事。故稱
愚弱。不知實朝在外家之掌內。無所猷為。故自託和

小竹曰評定
不失分寸

歌。以為排悶計耳。然其英悍之氣。或見於吐屬。而非
尋常文弱公子所道。且其超爵位。與造巨艦。皆不可
謂無豪壯之志。而觀其源氏正統必絕於我之語。則
其察義時之姦亦已久矣。以英悍之氣。豪壯之志。兼
察姦之智。而無能佐之者。故卒斃於外家陰狡之手。
而莫能救。義盛果有輔公室之忠。則實朝必倚焉。以
為腹心。潛協其議。見時投機而起。子姪之罪。不必請
也。第宅之利。不必爭也。舍忿忿之怒。而就遠大之謀。
吾見源氏之統未絕於實朝。而陪臣所執之命。亦不
待田樂入道而盡也。是知人臣報怨於私。則怨未報

而事敗。苟謀忠於公。則公室既張而怨亦報。義時無輔公室之忠。乃無報怨之志者也。

平政子

甚矣。平政子之似智而實愚也。吾求古之女主幹事。敗家禍國者。無如漢呂氏唐武氏。而政子之禍甚於呂武。呂氏負高祖約。遂王諸呂。而劉氏之子孫未至於絕滅而無餘。故文帝出而劉氏復安。武氏雖奪位於一旦。而竟以自悔。反號復辟。唐祚尚存。此皆處心積慮之所為。然且有所憚。而不敢壞亂敗滅也。如此政子。乃以將家一老婦。而扶持二子。以守先夫被堅

執銳之餘業。當內外兵興。霸府紛擾之時。坐為之鎮主。取舍群議。蕩定禍亂。置閔東於不拔之固。是其智丈夫之所不及。比諸呂武而不媿。雖然。政子所守者。先夫之業也。非私親兄弟之業也。繼先夫者。非二子而誰哉。二子令終。而先夫之業固矣。政子之責亦塞矣。不幸長子荒淫。不堪其任。奪而與諸季子。尚可也。季子能繼霸業而不失。是政子之責也。今也賤孫弒季子于肘腋之間。而政子不能防。私親兄弟日夜昏議于外。以為奪霸之計。而政子不之知。他日克守關東於兵興之日。然其所守者。為私親兄弟也。非為夫

家也。向使政子其志在奪源氏而自立。猶呂武之於漢唐。則其事雖逆。其志尚雄。謂賢不可也。謂智則可也。願政子之志。唯在保先夫之業而不失。故時政之謀殺實朝也。乃奪實朝而逐時政。其所以逐父而不恤者。爲子也。所以爲子者。乃所以爲夫也。苟有爲夫之志。豈無處之之術。今乃懵然。託其子於包藏禍心之父。僅脫其命于鼎俎。而又託諸大姦似忠之弟。使其借手他人以殺之。忍視先夫爲不食之鬼而莫克救。猶且抗顏稱主。自率先夫訓練之將士。播遷天子。爲私親建不拔之基。是無呂武之志。而成過呂武之

禍。然則智耶愚耶。

北條泰時

北條泰時之用術。可謂巧矣。蓋歸叛名于父。而已若不得已而從之也。然此術也。非始于泰時也。泰時之祖時政爲賴朝之外戚。而使賴朝剪滅兄弟親戚。則託孤之任。時政若不得已。而其父義時又使公曉弑實朝於幽隱之間。而已復其讎于顯灼之地。則霸府大權之所歸。義時亦若不得已也。然時政義時之術。咸用之他人。而泰時乃用諸父。則其巧可謂勝于父祖矣。何以知其然也。承久之役。泰時諫父曰。且束身

詣關。天威不霽。舉族就刑。亦何憾。義時不聽。泰時遂進犯京。途還問曰。若乘輿親征。則何以自處。義時曰。若遇乘輿。可免。曹弛弓委身下吏也。諸將督師。則有進勿退。據斯言也。泰時之志固不欲犯關。而父命萬不容已。罪在父而不在泰時也。然余謂泰時之諫者。泰時之迹也。非泰時之心也。欲知其心。則觀其立後。嗟峨而可知矣。富斯時。安達義景受其命。問曰。順德。皇子既立。則知之何。泰時曰。廢之可也。是後嗟峨者。土御門之皇子。而有私恩于已之皇胤也。而順德乃有私怨于已者也。故不立其皇子。至欲立已所善之

皇子。而廢既立之天子。則謂其心有君不可。且其於皇子尚然。况親圖滅已之天子耶。此其欲犯關而放之固也。苟無犯關之志于其初。則其後安有廢天子之言。豈其心今日有君。而明日無君耶。吾以此知泰時固有斯志。而歸名于父也。唯歸名于父。故議者責義時之罪。而有怒於泰時。此泰時之術之所以勝于父祖也。雖然。泰時術勝。故其自悔亦勝。於是日夜盡心于民事。恐恐然唯失其心是懼。將以自償其罪。此則泰時之實不得已也。

青砥藤綱